



隔代亲

听说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上原有的几首古诗被去掉了,心里很难过。把一段最近的亲历写在这里,想说的是:其实人心与诗,离得并不远。

今夏家族中六人一行,到四川青城山度假,同行者年纪最小的,是我妹妹的孙子天天,七龄童。天天跟我这花甲老妮最黏糊,一有空就在一起,不是讲故事就是绕口令、猜谜语,再就是他背诵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上的几首古诗,让我猜题目、作者、时代。“小娃撑小艇,偷采白莲回。不解藏踪迹,浮萍一道开。”我猜“池塘”,他说对一半,为我做手势向上猛指,我又道“池蛙”、“池莲”,皆不中。最后还是他告诉我是白居易的“池上”。但无名氏的《画》、李峤的《风》都猜着的,得了两个五角星。

我想:“这小小子可能通点诗性。”那么,试他一试?我知道,一个人最初的诗性训练,应该是对对子。记得李渔《笠翁对韵》有“天对地,雨对风,大陆对长空”云,于是照着,跟天天也玩起对对子来。走在乡间的田陌上,我把要求跟他说了,抬头上指:“天——”,他低头下指:“地——”,我说“天上”,他对“地下”,我继续“天上云”,他跟进“地下土”,“天上云白”——“地下土黑”。(是黑的么?是的。在中国,除了北大荒,唯有这成都平

含诗弄孙

原有黑土了。) 换个个个儿:“天上白云”——“地下黑土”。

“天上白云飘”,“地下黑土——嗯……”天天一时对不出,我启示他:诺,到那边土上去踩一脚,体会体会。他真的去踩了一脚,然后大声道:“硬!地下黑土硬。”

“天上白云飘悠悠”——“地下黑土硬邦邦”。

“天上白云飘悠悠向远方”——“嗯……”

看样子对不出了,算了,到七字句为止吧,别为难这小学一年级生了。

下午,索性去寻找我们自己的诗。大自然是一座诗的宝库,随处有诗可觅。站在庄稼地边,玉米叶首先跳入眼帘。

“像什么?这样长长的、边缘弯弯曲曲的?”

“唔——像海带!”好!挺好。就要这样的想象。

一阵风吹过,“海带”轻轻摇动,有了:“玉米摇海带”。

诺,这大大的圆形叶子是芊芊叶,“像什么?”“像扇子!”好!“芊芊顶绿扇”。

“这个呢?辣椒叶子——”“像纸船。”不错,这双子叶植物长圆形带尖

尖的形状,是有点像小纸船,“辣椒拴小船”,又是一句。

那么它隔壁的番茄呢?番茄叶子外缘有锯齿形——“番茄露牙齿!”

不,不好,不美。“露——”两人一时想不出。回家吃了饭继续想。终于,想出了“番茄露笑颜”句。好,人在笑起来的时候不就露出牙齿了么?虚拟拟人。

为了押韵、平仄,个别字眼做了点改动,句子前后又重新排了下顺序,最后得诗为:“芊芊撑绿伞,辣椒拴小船。玉米摇海带,番茄露笑颜。”

“题目呢?”

“题目就叫‘叶’吧,嗯?”我征求意见地问。

“不,叫‘叶之一’。”好小子,他还不过瘾呢!

回上海前,我们请天天的堂舅舅、书法家翁俊华浓墨酣畅地书录了这首“诗”,最后的题款为:“七龄童潘彦与花甲老妮翁敏华合作于甲午夏日青城山麓。”天天小心翼翼地把诗握在手里,坐飞机带回家。是啊,也许以后一不小心当上个“诗人”什么的,这,可是人家的处女作哦!

成语有“含饴弄孙”。现如今“含饴”怕是“弄”不了“孙”的:嘴巴早已吃刁了的小皇帝们,谁还会在乎你那块麦芽糖?“含诗”却逗“弄”得“孙”诗兴大发,美事一桩。



八大印象 (中国画)

周庆明 (65岁) 作



老有所为

帮修志爱收藏

文 / 周天明

退休后我接受委托参加了《闸北区志(1994~2005)》相关章节的搜资及修编,至今已有5年。以往我曾在单位(上海铁路局)兼职长期参与了《上海铁路志》和《上海铁路局志》的搜志与修编直至这两部行业志书正式出版。实践使我学习了解了修志工作的具体事宜和步骤,我亦有条件接触细看且辨析有关文献资料和图片实物,就此渐渐有了赏析和收藏一些文化藏品(包括邮品、奇石、字画、印章、票证与铜章等)的闲情逸致和个人爱好。

平时有空我就会边查阅修志所依据的文字资料和简报,细心摘录做好卡片,边有意识地留心收集整理一些个人喜爱的文化藏品和相关书刊。几年来随着安心修志和用心收藏,我不仅细阅了相关部门10余万字的文字资料,专门摘录出百余张资料卡片,也写出2万多字的史料长编和数千字的人志初稿,还有幸收集到一些邮品邮册,多种以往的印花税票,一些有趣的观赏奇石、铜章及各类票证等不少藏品。

实践使我领悟到盛世修志与文化收藏之间的紧密联系:续史修志必然要查阅各种文献资料、相关图片,原始账册票据,细看许多实物、遗址、证章等等。透过这些,我们会发现历史沿革的进程和文化的魅力所在,而它们又为我们个人的文化收藏发掘提供了不少可供选择的藏品。

空闲时我常动手整理观赏收集来的一些文化藏品,无论是多姿多彩的邮品、民国时期的票证,还是瓷器光彩夺目、铜章熠熠生辉等都会让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。时而我也会仔细翻看摘录好的资料卡片、写完的史料长编和入志初稿,从头到尾细细品味乐在其中。我还参加了本系统的铁路文化收藏沙龙,每月一次同各位师友相约相聚,交流收藏的心得体会,传递观摩各自的藏品,彼此赠送邮品与各种文化收藏的报刊资料等。大家互通信息、交流切磋,共同体验分享着文化收藏带来的情趣和意境,真是其乐融融,趣味无穷。

多年来经闸北区方志办老师们的认真辅导和我们撰稿员共同努力,闸北区修志工作已进入总纂定稿阶段。我经过几易其稿也完成了相关章节的志书送审稿,想到自己退休后还能够为地方志修编工作尽一点绵薄之力,我感到很欣慰。



快人快语

莫让老伴成“老拌”

文 / 王涛

笔者认识这样一对老年夫妻:年轻时丈夫对妻子不够关心体贴,惯于做“甩手先生”,妻子忍气吞声,繁琐家务一肩挑着。如今,儿女们已长大成人,都很疼爱妈妈,妻子觉得有了依靠,不肯再受丈夫的气;丈夫则大男子主义派头不改,处事霸道,见儿女们都向着母亲,心里更不平衡。于是,老两口动辄斗嘴,三天一大吵,天天有小吵,关系越来越糟。直到有一天,丈夫病倒了,妻子将他送进医院,端茶递水,倒屎倒尿,昼夜陪护。丈夫深受感动,含着泪说:“千好万好,还是自己的老伴好啊!”此后,这对“老拌”才成了真正的老伴。

夫妻间有矛盾实属正常,偶尔拌嘴吵架也情有可原。可有些老年人随着心理、生理的变化,自我意识越来越强,什么事都由着自己的性子,夫妻间相处不愉快,闹得分房而居甚至分道扬镳,这就不太好了。要避免老伴成“老拌”的局面,还是那句老话,夫妻两人都得学会宽容,在意见不合时多换位思考,多替对方着想。每当要吵架的时候,多想想“老伴老伴,老来作伴”这句话,多想想老伴的优点、多想想老伴平日里怎么对自己好,“怒火”也就会烟消云散了。



惬意时光

或许是各人体质需求不同,甚至在贫穷的青少年时期就喜欢吃甜腻腻的咖啡,一如母亲永远喜欢吃宁波糯米汤团一样,以至于半个世纪后的鬓毛已衰,依然矢志不渝。

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种方形咖啡,咖啡粉的馅被砂糖包裹。开水冲泡,一杯清咖即成,尽管与后来的咖啡味难以作等量级比较,但在那个吃咖啡是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的年代里,依然对我的味蕾颇具冲击力,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味觉记忆。

去农场做了“知青农民工”后,平时干活能喝到大麦茶就不错了,想喝咖啡几乎就是“梦里想屁吃”!曾经从市区带去方糖型咖啡,由于岛土盐碱,水亦咸涩,泡出来的竟是一杯椒盐味的咖啡。后来,农场开了家牛奶制品厂,其中,大口瓶零拷炼乳是我最爱,它可是吃咖啡的“黄金搭档”。苦涩的农场生活,有了炼乳,有了点咖啡味,便也有了一丝慰藉。

时光荏苒,“文革”结束后的八十年代,西风渐开,南京路“德大”只能是返城后偶尔去过咖啡瘾之地,那时,上海专门的咖啡馆几乎是凤毛麟角。

其时,食品店开始大规模出现了“雀巢”速溶咖啡,并配粉剂伴侣,一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时髦饮品,以致数十年后仍然是亲友间馈赠随手礼的主角,尤其是年轻人,无不以此为荣,像煞自己一夜之间也成了“小资产阶级”。

其实,喝咖啡对我来说,几乎与写作形影不离,没想过要学“小资”

难了咖啡情

文 / 丁汀

派头的虚荣,只是它能激活思绪,愉悦口感,但我拒绝那细石灰似的“伴侣”,一般作整罐废弃处理,代之以听头炼乳。唯此搭档,方能弥补速溶咖啡口感之欠缺。

及至新世纪,上海滩咖啡馆犹如雨后春笋,遍地开花:大牌连锁的,个性化怀旧的,直至洋品牌的咖啡馆大举进军、抢滩每一个商城甚至社区,顺应了快节奏城市渴望休闲、社交的强大需求。于是,咖啡馆成了粗茶闲谈的老虎灶式茶馆兼快餐店的变身,有的小老板几乎以咖啡馆为办公室,大声谈生意,“豁胖”不乏听众;有的一家老小来一趟咖啡馆像煞是过节,大哭小叫,大煞风景。有些咖啡馆,闹哄哄得你难以轻声说话。

退休了,于是转场家中书房,自磨各国咖啡豆,在焦香诱人的氤氲中,奋笔疾书。即使胃出血4只加痊愈一月后,照样钟情于来自夏威夷咖啡豆的慢磨细闻之中而难以自拔。

最近,家居附近来了个“漫咖啡”,开阔的空间,融入诸多自然元素的环境,由枯树、原木、黑钢、绿植、幽光等装饰营造的个性化魅力氛围,颇有点韩式咖啡对本土咖啡的挑战意味。咫尺之遥,会友访谈,读书看报,甚至发呆、构思都有了好去处。

拥有充裕读书、写作时间的晚年是幸福的,身陷青春气息的“漫咖啡”,就不仅仅是纯粹享受咖啡的味觉了……